

钓来丑龟成宠物

◆〔河北〕周宏

两年前初夏的一天,我在塘中垂钓,从早晨到上午,鱼漂几乎一动不动。虽说心平,但也无奈,只有静等。蓦地,鱼漂在抖动,不像是大鱼的动作,但也不能不提鱼竿。感觉挺沉,中鱼了!待拉出水面,以为是只黑糊糊的甲鱼。摘完鱼钩,才知道是只巴西龟,只是与别家饲养的巴西龟相比,钓来这只巴西龟壳上的条纹很粗糙,显得丑陋。丑归丑,就叫它丑龟,带回家放到大盆中养起来。

丑龟大概是在水塘中习惯于野性生活,初到盆中,胆子很小,有人接近,它就缩头缩脑。好在它的消化系统挺好,没过几天就胃口大开,只要投放食物就能吸引其觅食。丑龟吃食很有趣,先伸长脖子贴着盆底向前挪,接近食物后,要么略微昂起头,要么扭头从侧面对准食物,猛地张口咬住食物,吞咽时伸出的脖子有节奏地向后蠕动,样子如同蛇吞青蛙。说到蛇,我发现丑龟的头很像蛇的头,特别是每每昂起,常常一动不动,似乎靠感觉器官在搜索着什么。而潜入水中每每向前搜索食物,如同雷达扫描,伴着细细的气泡冒出。细细的气泡是怎么冒出来的?仔细辨别,想必是当初垂钓摘钩时留下的瘢痕,丑龟嘴的上方居然有个比针孔还要大的洞,可谓丑上加丑了。

丑龟尽管整日生活在盆中,但也有自己的情趣。我放了几粒观赏石在盆中,没想到正合丑龟意,它经常把石头挪来移去,挪到一起时,便爬到石上栖息。丑龟还爱干净,拉粪蛋从不在盆中央,而是选在一侧,如果几日不给予换水,它把粪蛋都要拉在同一个地方,有时,还那块石头遮挡一下。丑龟还像小猫爱洗脸,但不是用双爪,而是用单爪,用一边的爪洗了,再用另一边的爪洗。说到睡觉,丑龟的样子很舒展:后腿直伸出,前腿微伸出,脑袋要么歪向左边,要么歪向右边,全然不是缩头缩脑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丑龟成了我家宠物,每天切肉炒菜时,总爱选两块精瘦肉喂它。虽说它生活无忧,但好斗的野性难改。我曾把几条小“麦穗”鱼放入盆中为它增加情趣,结果没几天都被它吃了。我还放过两条小泥鳅跟它逗乐,没想到它同样不放生,每到夜深人静时哗哗声时常响起,开灯一看,两条小泥鳅被逼得只能躲在丑龟身边以求苟且偷生,但最终也没能逃脱厄运。

丑龟虽丑,但看顺眼了也不觉丑。若有谁拿从宠物市场上买来的颜色鲜亮、花纹漂亮的龟与我交换,我还不换呢!



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
郑坚动物摄影作品选

好猫咪咪

◆潘与庆



一晃三四年过去了,原先那个惹人厌的“臭咪咪”“脱胎换骨”变成了讨人喜欢的“好猫咪咪”。它吃得不多,但吃得很干净;它走路轻盈,十分优雅;就连叫声也轻轻的、嗲嗲的,十分好听。至于“拉撒”,更是没拉错过地方,只是更“挑剔”了,它拉过的地方,你不帮它换干净,它是宁可“憋”着也不去的。



花
鸟
虫
鱼
(第一百四十七期)

三猫图
刊头国画:钟基明

消失的米兰

◆奚志泉

我有一盆米兰,它从苏州苗圃被带到上海,来到我的家。普普通通的白色塑料花盆装着它,“粗茶淡饭”就可养大它,它不高贵,也不奢华。

天冷了,将它搬进屋内,给它保暖祛寒;转暖了,又将它移出室外,让它享受阳光雨露和新鲜空气。冬去夏来,年复一年,经过七八年的精心养护,我的米兰已枝繁叶茂,亭亭玉立,像模像样。每年入夏,小米粒般大小的、淡黄色的小花开满枝头,散发出一阵阵幽香。淡淡的、甜甜的香气四溢,连蜜蜂也会寻源觅花,陶醉于米兰的花丛中。

今年夏末的一天,当米兰开始吐露今年第二次芬芳,再次展现它迷人的风采时,米兰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。早上,我带着它的芳香上班,下午回家时却寻遍各处,不见踪影。七八年相伴,浇水、上肥、修剪、锄草、换土……汗水换来芳香,辛勤劳作换得快乐心情。

米兰虽有生命,但它不会走,也不会“蒸发”。如今,不知花在何方?我神色黯然,伤心不已。当晚,院子里下起了倾盆大雨,惊雷在远处炸响。我在睡梦中被惊醒,朦胧中分不清是老天在发怒,在谴责;还是米兰在哭泣,在呼喊!



我没有失望。米兰虽然不会叫,也不会喊,但我知道米兰是不愿意与我不辞而别离开它的家,因为它的主人在牵挂它。被塔利班绑架的韩国人质也已回家,我期盼,被“胁迫”的米兰也能早日回到它的家。

也许,有人比我更爱这株米兰,不然,米兰就不会消失在光天化日下。如果有人真心爱花,能因得到这株米兰而快乐长久,我希望此人能善待米兰,好好养护它。米兰怕冷,又怕闷,在被污染的环境中长不大,米兰喜肥,更喜欢生活在阳光下。浇水时千万要细心观察,太湿了,它会烂根;太干了,它会枯萎。如果有人因得到这株米兰高兴而又忐忑不安,矛盾的心理会把人折磨得茶饭不香。我劝此人还不如让米兰早点回家,因为米兰需要阳光,还需要有阳光的心态陪伴它。



两只松鸦

◆吕麦

我的朋友小李,他是一个笼鸟人,他养了两只松鸦。

一次,小李要出门旅行几天。临行前,分别给两只笼里的松鸦备足了几天吃喝的面包和水。不料,他返家途中遭遇风暴,延误归期。

两只松鸦早就吃完了笼里的面包和水,已饿得奄奄一息。一只松鸦焦躁地拼力扇动翅膀,并发出声声沙哑的哀鸣,以期得到救助。可不一会,它便脑袋一耷拉,力竭而死。

另一只笼里的松鸦显得比较安静,它一会缩着脖子懒懒地打盹,一会张开眼皮微弱地鸣叫一声,盯着门的方向。然而,一天又过去了,主人依旧没有回来。此时的松鸦,饿得连叫的气力都没有了。它半张半合着疲惫的小眼在笼子四周无助地张望,惊喜地发现,笼子外边散落着好些面包渣。可惜,它努力尝试了多次,却屡屡是“可望而不可及”。松鸦累得又缩起脖子打起了盹。它似乎是绝望了。

然而,沉寂片刻后,松鸦伏在笼里,慢慢地啄起了身底下垫笼的报纸。它用嘴巴一条条地撕开报纸,然后衔着纸条在粪液上打湿,再将湿纸条伸出笼外,纸条像“磁铁”一般沾满了面包渣,松鸦小心翼翼把纸条拖进笼子里。就这样,它依靠面包渣,存活了下来……

活下来的松鸦,在困境中不作徒劳的哀鸣、无望的急躁求助,既保存了体力,又积蓄力量“因地制宜”地积极自救,不愧为一只“智鸦”。

小李回家后,见了存活的松鸦,便告诉了我。我想,这件事对人类也有启迪,写出来供大家参考。

小女儿在加拿大历练告一段落后回国,不忍心“遗弃”她的狗“儿子”,把它也带了回来。那是一条纯种的莫天斯(Maltese)犬,名叫阿B,3岁多,全身雪白,只有乌黑的眼眶和鼻子构成一个三角形,一眼望去,就像抢眼的比基尼。

狗“外孙”来中国,可不容易。先得联系好宠物托运公司,让它去住上一个星期,经过检查身体,注射疫苗,办理出入境手续,再装进一个专用的笼子,把它送上飞机。机票和托运费,一共花去1250加元。到了中国,还得在托运公司委托的一家国内宠物公司,待上一个礼拜之后,才把它送上家门。

本来女儿都是用英语和广东话给阿B发指令,来到上海,阿B总得学学普通话和上海话吧。没有多久,它居然也能听懂一点,从而“掌握”了四种语言,用英语叫它“Sit down”,它就两条前腿直立、两条后腿蜷缩,坐正,用普通话叫它“趴下”,它就伸开四肢,匍匐在地,一点都不会搞错。阿B还真聪明,有些语言天赋。

阿B来到中国,对中国的饮食有了兴趣。开饭了,我们每端出一盆菜,它就两条后腿支地,两条前腿腾空收在胸前,身子站得笔直,伸出鼻子,探头探脑,要看看闻闻这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是个啥模样,飘出啥气味,样子十分滑稽。有一次,家里蒸了臭豆腐,阿B闻了,连连打喷嚏,还大声叫了两声,引得我们一阵好笑。那天晚上吃粥和咸蛋,吃完以后,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狗“外孙”照例坐在我的身边,没想到它把我左手的5根手指和手心手背反反复复舔了个遍,原来吃晚饭时,我的左手一直捏着咸蛋,现在还留着味儿,它一定在想:“这玩意我可从来没见识过呢!”

阿B初来乍到,人地两生,凭着友善活泼的性格,来了两三个星期,就和小区里的狗朋狗友们厮混熟了,特别是楼上一个老外家的那条牧羊犬,大概是因为都听惯英语的缘故。狗“外孙”和小区的保安也很亲热,一出家门,它就欢跑过去,跳到坐着的保安腿上,毫无顾忌地同他逗着玩,至于和我这个相识不久的“外公”,那更是不用说了,只要我一抱它,它就亲昵地把头枕在我的肩膀上,十分悠闲,还要舔舔我的脸颊和耳朵。



南京西康170号国际酒店商场
徐汇区卢湾湖北路398号103室
T:63750537
冬虫夏草
2007-2007年
南京西康170号国际酒店商场
徐汇区卢湾湖北路398号103室